

问题：为什么女儿的反应这么强烈？

其实这类反应激烈是因为子女没有受到良好的沟通教育。

这不是指没有受过良好的“苦口婆心”式的唠叨教育——这个教育当然受过，看也看会了；也不是说没有受过良好的“苦苦哀求”式的乞讨教育——这个教育当然也受过，看也看会了；而是没有受过良好的威慑教育，误以为威慑就是情绪绑架和伤害，是情绪恐怖主义。

倒不是说这是无效的，恐怖主义当然有一定的战术效果，往往令无力者获得一定的安慰，但是恐怖主义和真正的斗争、真正富有斗争艺术的威慑相比，实际上是非常低效和粗放的，有太多不必要的成本和意料外的副作用。

革命者不搞暗杀、绑架、恐怖活动，却可以让敌人心惊胆战，丧失勇气，士气涣散；而恐怖主义者却总是激怒敌人，给敌人极大的行动力，反而给自己招来惨烈的打击。

这中间是有本质的差别的，搞不清这个差别，就会使用无效的方法表达意志，又因为方法的低效而不能不加大功率，不但成本高昂，还搞得一片狼籍，不是凭空树立不必要的敌人、伤害无辜，就是反而令自己想要使消极的对象反而转向积极对抗。

这个差别首先就在于平静。

不要以为大喊大叫就有更高的能量，这是错的。

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意识？因为一些人无意识的接受了这样一种设定——一个正常人的武力已经被阉割掉了，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可能有武力可言。所以 ta 们下意识的意识到要让别人相信自己即将使用武力，必须先让对方相信自己已经处在不正常的状态，所以 ta 们就下意识的想要通过展现“疯态”来替代展现战斗意志。

问题是，谁说一个正常人就必须是一个放弃了武力的人？

谁说一个人动用武力的前提必须是先被“逼疯”？

为什么一个“正常人”会觉得“被逼疯”是动用武力的必要准备？

因为这些“正常”的人想要借“被逼疯”逃避使用武力的责任——这就是 ta 们心底里自己不能面对的秘密，也是 ta 们的威胁不生效的原因。

ta 们的整个设计是这样的——在正常状态，我根本没有任何武力、威慑这一类的功能，安全得像一块洗澡用的丝瓜瓢，所以你们可以大胆使用，我人见人爱。但一旦我被刺激到丧失正常工作状态，我就会失常，会爆电火花、会放出有毒气体。而失火中毒就都要该那些刺激我的人负责，我自己没责任。

而这些“正常”人们隐瞒了一条，其实 ta 们可以自己进入“失常”状态，ta 们误以为可以模拟进入失常状态来用“免费”的暴力同样实现威胁的效果。

而这个算计根本是错的，这整个设计都是错的。这种鸡贼的设计从骨子里透出一种猥琐的软弱，看似张牙舞爪，其实可怜可悲，在真正冷酷的对手面前不值一文，甚至可能反过来变成练习飞刀的靶子。

它唯一奏效的可能，是对方不是真正冷酷的对手，面对这种张牙舞爪的乞怜最终难以下手，所以施舍了某种妥协，形成了一个“威慑奏效”的可悲假象。

这才是这情节里的女儿——以及世上千千万万的“女儿”们总会形成这种行为模式的原因。

这是对一种“正常人必须不具有武力和使用武力的意志”的“庄园农奴”人格设计的适应，是一种潜藏在人类过去几千年历史里的文化基因的留存。

简单来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文化遗传病。

社会学的原因我们不必多去分析它，这里也不谈你个人强硬的主张个人意志是否妥当，这里仅仅谈论一个纯技术问题——到底强硬该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做到有效率的强硬。

注意，“有效率的强硬”不是“有效的强硬”，有效率仅仅指“最小成本做到最大输出而避免附带杀伤”，这是否足够有效，还要看对立双方的实力对比。你完全可能做到最有效率却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战果——一只蚂蚁尽最大效率发动攻击，大象可能角质层都没破。

效果是内科的事，我们外科不管。

我们外科只考虑最大效率。

最大效率的强硬，来自四个因素——

1) 意志力的见证。

比如，你有一天说“不行我太胖了，我要减肥”，然后你家里人就看到你果然严格的蔬菜沙拉有氧操，一次不拉、一点折扣不打，体重直线下降到理想线；

比如，你说我要把这笔烂字改掉，然后就看到你每天垃圾桶里二十张练习纸，三个月以后笔走龙蛇。

你要有足够的“面对令人生畏的困难，以坚强的意志，扛过一切折磨，达成意志的贯彻”的实证摆出来。这些东西不需要是什么洞石穿金的武功绝学，完全可能只是考证减肥学素描，但就是这些看似根本跟武力不沾边的成就，足以让人不敢轻易的假设你的强硬态度是某种眼高手低的不自量力。

问题是，你有多少这种意志力的见证可用？还是在对方眼里你只有那些自以为萌萌的“受不住诱惑啦”的意志力软弱的见证？

你每个“晚上发美食，好讨厌，害我只能吃个泡面压压惊”的萌都要卖，那么你的强硬被人看成玩笑，看成猫咪的不满，有什么冤枉？

2) 耐心的见证。

无论多么迂回，无论多么曲折，无论多么隐忍，我下定决心攻克的目标，一定会被攻克，我要做到的惩罚，一定会实现。

在此之前，追索绝不会放弃，目标绝不会逃脱。没有侥幸，没有意外，没有妥协。天涯海角，海枯石烂，终必有报。

要获得宽免，只有三种可能，要么你说服了我我的判决有误，要么我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判决有误，要么你自己投降。

除此之外，别无可能。

3) 勇气的见证。

在你知道前两条的前提下，我很清楚一旦向你做强硬宣告，就会对你形成尖锐的挑战，会为我自己带来报复和压力的损失。我不是对此抱有侥幸和乡愿的人，这你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我还是直接向你宣告了我的强硬。

这个本身就是勇气的见证。我给你公平的警告，给了你现在收手改正的条件，你现在不趁这机会及早结束这件事，那么我开始动手行动起来，我行动的成本和你种种报复威胁所造成的我的损失就会不断的累计到你应该付出的代价总额里。

这对你不是明智的选择，你现在也许不信，这个等将来我的手落下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4) 仁慈的见证。

这是指你是一个宽厚仁慈的人，日常保持默认的原谅，从不因私仇和情绪而轻易报复人。很多人以为这意味着“软弱可欺”，那是因为这些人十分愚蠢的把仁慈的意义，完全看反了。

仁慈的意义在于——

第一，你不要指望我会因为树敌过多无暇应对而让你有侥幸的空间。恰恰是不仁慈的人，常常会四面树敌，自己就把自己陷入日常的麻烦中去，成天疲于奔命，乃至有时候吃了亏却因为仇家名单太长而不知道从何应对。所以性格暴戾的人反而不足为惧，ta 喊得凶又如何，你低调一点过不了几天 ta 就会有更新更多的敌人，哪有心思来对付你？

第二，你不要指望我会势单力孤。得道多助，我既然仁名昭著，可想而知因为受益和想要由我受益的人绝不在少数，所以你不要以为只要对付了我一个你就可以高枕无忧。

你错了，而且恰恰想反了，别说你盯住我，哪怕你把我肉体消灭，你都别想高枕无忧，别想逃脱必然到来的后果。

无论谁有这四个见证在身，谁就有足够的威慑能力，可以轻言细语、不动声色的强硬，而不用去走“反应强烈”的歧途。

你将用不到什么“严重警告”、“严正声明”、“强力抗议”就足以让对方严肃思考自己眼下看见的那点利益值不值得自己冒那么大的风险、付出那么多的代价。

震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D4y1S7Bt>

威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G4y1d7PS>

编辑于 2024-03-10

<https://www.zhihu.com/answer/3424618060>

评论区:

Q: 这篇可以结合#坚定不移#那篇看。

B: <https://www.zhihu.com/answer/2718809057> (#坚定不移#)

更新于 2024/3/11